



初夏的南通美术馆 ©黄平华

印象搬经

◎朱洪海

一走进搬经地界,迎接我们的,是铺天盖地花朵。我并不是善于言辞的人,喜欢平静多于喜欢热闹,平静的情绪更容易去感知某种独有的诗意。我说的诗意,是面对路两侧绵延不绝的花朵时,从内心生长出来的一种感觉。这一路的诗意,热烈、浓郁、毫无遮拦,满树都是,满路都是。

沿着334省道径直向西,就像在欣赏一幅绵延不绝的多彩画卷,公路、车流、绿树、繁花、蓝天、暖阳,这些司空见惯的元素,拼凑在一起,就构成了长江中下游平原上这个寻常小镇的模样。

看见那个垂钓者,是在焦港大桥上。河两岸开满了油菜花,仿佛一个笔触大胆的画家,将整管整管的金黄涂抹在天地间巨大的画布上。河岸左侧的一块平坦处,垂钓者临水而立。是个清瘦的侧影,黑色遮阳帽、浅灰钓鱼服,脑后马尾飘动,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体态。她手持钓竿,在春日的水边伫立,专注的目光只在水波间停留。

只是随车路过时的匆匆一瞥,没能看清她的面目,也无法想象她此刻的心情,但我能肯定,焦躁、压抑、烦恼,这些带着负面气息的词语肯定与她无关。繁重的体力或是脑力劳动,总会让人心生倦怠,若是在一种精神的困境中被久久束缚,莫名的情绪藤蔓便会愈发盘根错节。而你,迫切需要寻找短暂的放空。不管她是谁,总之是在这个春日的河岸边,她找到了内心让人艳羡的丰盈与充实。

我不善垂钓,只是凭借自己的随意猜度,感觉在不经意间已经窥见了搬经的某个属性。虽有以偏概全之嫌,但这份带着诗意的印象足够让人向往。

见到这棵银杏树之前,我一直在回忆去年秋天它的模样。清晨的阳光洒在枝头,微风在树叶间灵巧地钻过,片片黄叶打着旋儿不断飘落,每一片落叶上都记载着1500多年来,它在尘世间度过的浪漫时光。树下是厚厚的落叶,铺满地面的那种。岁月喧嚣,古树无言,在它的怀抱中,你会忘却当下的琐碎,洞察心灵深处的安宁。

眼下才是早春时节,枝头是刚刚生出的新叶,浅浅的、嫩嫩的,如同一位年长的老者,换上了新做的衣裳,更显得容光焕发。天空是明净的靛蓝,来自云层的微光洒在树梢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搬经人,我自

小就知道这棵古树的存在,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专程前来目睹了它的风采。这几年,因为网络传播方式的繁荣兴盛,古银杏开始为更多人了解,这里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卡目的地,尤其是在落叶缤纷的深秋,无数的倾慕者带着朝拜胜境的心态前来。去年,有外地朋友为了不错过落叶时刻,反复叮嘱我在最美的时节一定要告知她。心心念念之下,终不负所期,达成所愿。

我们在树下拍照流连,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主动走上前攀谈,讲起了古树的种种过往。他自称古树守护人,自幼在树下玩耍,从垂髫稚子到耄耋老人,数十年间见证了古树遭遇的雷劈、火灾等事件,有些情节带着淳朴而又离奇的民间色彩,但言谈之间足见他对古树发自内心的敬重。如今,人已老,树如故。在岁月的长河中,几十年不过是一瞬而已。草木有心,万物有情。与其说人守着树,倒不如说是树以它千年的修炼与灵气庇佑着一方乡土。

因为千年银杏,“搬经”这两个字,在我们心中也显得愈发灵性起来。

在如皋,说起搬经,民间首先想到的往往与吃的有关。狗肉、驴肉、猪头肉,都是专程去一趟搬经的理由。其中,搬经猪头肉,在近几年声名鹊起,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我的记忆中,颇受好评的猪头肉出自高明转盘东北角的东街饭店,店主姓朱名千良,其亲手制作的猪头肉风味独特,在食客中享有盛名。传说,他的秘诀全在一锅汤中,一锅蒸煮了十多年没有换过的“老汤”。此汤每日蒸煮沸腾,独有的配料加上时日长久,独有的香气愈发浓郁而不可复制,有不少外地人慕名前来学艺,如能获赠一勺“老汤”,必将视若珍宝。

若论猪头肉的发扬光大,要看现在搬经镇区“来平卤菜店”。在一众底色绚丽的商铺招牌中,他家的招牌因为“非遗”二字显得与众不同。店主陈来平,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,他制作猪头肉的过程愈发精细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,从猪头的挑选,到香料的调配,再到烹煮的流程,都一一予以改良创新,最终呈现在顾客面前的猪头肉,“色泽红亮、入口肥嫩、软糯醇香、油而不腻”。

曾经,猪头肉只是民间流传的一味卤菜。老酒,猪头肉,两三好友,可以让农村汉子拥有一个踏实而又愉快的夜晚。随着全社会对传

统文化的重视,这些散落民间、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越发显示出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,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。所谓大俗大雅大境界,2023年,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,搬经猪头肉荣耀上榜。

对于普通民众来说,也许不关心政府运行的指标数据,但对于吃的住的用的这些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,总是格外在意,因为这些,简单直接地带来了切身的幸福感。

我们能看到的搬经,也许还不是完整的搬经。

在搬经镇文化展示馆内,有一串发光的名字,卢新华、丁捷、张晓波、丁邦文、曹剑,这些放眼当下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,居然都出自搬经。卢新华的出生地,就在距离千年古银杏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。

作家的诞生,往往与孕育的土壤有关。而在搬经这片土地上,竟然催生出如此众多的文学名家,不仅有传统文学领域的大咖,还有旖旎妖娆、九夜茴这样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大神,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一个个浸润着文化印记的符号,将搬经的历史底蕴和人文脉络映照得无比闪亮。

从如皋层面来讲,搬经地处如皋西乡,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,这里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。但是,这里向来有着的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,不管富裕的还是拮据的家庭,培养孩子都是放在首位,举全家之力也在所不惜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,让一批又一批农家子弟跳出了农门,拥有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。搬经,就像一个温和的暖床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,汇聚成气势磅礴的雄浑力量。

近些年的搬经,产业的发展固然值得肯定,但更让人感到由衷敬佩的是,他们做成了一些看似不够重要的事情。镇区主干道上新添了文武街、东大街两块牌坊,以这种直观的方式植入传统文化的因素。文化展示馆、长寿探秘馆、陈氏族史陈列馆等展馆相继落成,进一步发掘和弘扬独具个性的搬经文化基因。

记得春节前后,在334省道边的镇区主入口处,一句标语特别醒目,“岁岁年年、共欢乐。新春嘉平,长乐未央。”每每开车路过,我都要将这句话在心中默念数遍,去感受其中喜庆的气息、真诚的情感,还有文化的味道。

故乡初夏

◎张国平

玉兰
一瓣

“月季只应天上物,四时荣谢色常同。可怜摇落西风里,又放寒枝数点红。”如果说流转的时光是昼夜不息的攀岩,向阳的沉思是一阵风的多情。那么,庭院前一盆姹紫嫣红的月季,不仅丰盈了你的双眸,更让多少心底的事瞬间有了归宿。悠悠芬芳点化了初夏的页面,燃烧的惊艳塑造起满园的华丽,在月季的枝头,没有凄凉与惆怅,只有妖艳与妩媚。我都不敢与月季对视,唯恐那丹青墨染的神韵,以故乡为诱饵,不经意间,将我陶醉而落魄失魂。

庭院后的小树林,一层层、一片片碧绿似天网般笼罩着我的思绪。这里,没有喧嚣与竞争,光阴养肥了沃土和叶片,偌大的树冠镀金蓄巢,鸟儿成了常驻的思想家,不断地从林间划过,时而翱翔,时而吟唱,一只翅膀掀动起一阵阵夏天的风。走进树林,如同步入与现代嘈杂市场隔绝的仙境,寂静而清新的空气,让人仿佛闻到了时光的味道;散落一地的残叶和青苔,拖着我的记忆在林中穿行;斑驳的光滋养着我的脉动,宛如回到了母亲的怀抱,心灵得到洗涤,一种宁静与逍遥在体内萌动。

不远处的通吕运河背负着历史沧桑,从远古走来。对于运河,我总是心怀敬畏,与其说通吕运河是一条纯粹意义上的运盐河,不如说是祖先依赖生存的生命河。在故乡人的眼中,通吕运河的胸膛远比密西西比河辽阔,通吕运河的美丽远超尼罗河的胜境,尽管河水里流淌着先辈的泪水,但所有苦涩都成了故乡崛起的财富。淌开运河边的一摊水渍,我想起了五十年前在运河摸鱼、捞海带的往事,一段彩虹般的迷人日子,一个个小尺寸的脚步,一个个光腴的背影,在戏水中追逐玩乐,也许那是我一生中快乐的顶峰绝唱。

曾几何时,包场老街随着海门港新区的强势崛起失去了往日繁华,但改建后的包场大桥努力传承老街的基因,整齐的店铺、炫目的广告牌和各种叫卖声并没有被沧桑所没收,一些雕刻人文的悠久建筑物,还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,四周弯弯翘起的屋檐像是挂在天边的新月,静谧而美好。老字号毛三包子铺飘来浓浓香味,不禁让人垂涎欲滴,一口咬下去,鲜香四溢,皮的弹性与馅的饱满完美融合,一下咬到了童年滋味,一股美滋滋、香喷喷的味道在唇齿间回流,直入心间,久久不散。

故乡的初夏既婉约又明媚,满目青翠的绿,随着麦子的成熟,远也黄,近也黄,遍地金黄下夕烟。走在乡间小路上,闻一缕栀子花香,让心穿越唐诗宋词的唯美与诗意,在心中滴落成诗。静静坐在庭院,呷一口香茗,执一卷古书,听一阙蛙鸣,打开童年的闸门和初心的密钥。初夏,与故乡相约,在春华秋实间,慢慢老去。